

阪谷素評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五

123.65
R W t
K2





560863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五

清野錢唐瞿世瑛校本

日本吉備阪谷素評注訓點

先軫死狄師

僖公三十三年

左夏四月辛巳晉
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文嬴
請三帥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
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
而免諸國墮軍實
而長寇讐以無日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
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
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
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為其難持
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
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
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

矣不顧而唾狄伐
晉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而無討敢
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
其元面如生
孫月峯曰起一段
寫人情歷歷如見
乃知不深通世故
不可以為文章
此篇主眼在一持
字節節相顧段段
相應有常山蛇勢

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
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
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
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
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烏
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
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
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
胄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
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
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

彭家屏曰人有不
得于心赴湯蹈火
而不自知者此類
是也
人無情非人而情
緒多端所謂可發
於情而止乎禮義
者豈唯在七情未
發之前發而至悔
亦然呂公反覆示
人以持字其意深
切可味

之重而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沒有餘責殆
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
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
以義掩利矣聞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
聞有為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
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
生過其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
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
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
治心者為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
怨自咎則終於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

自前喻風力轉化
更發一妙義

乘則放，放則悔，又
生悔，何得有真樂
持工夫，其在不乘
乎。
鏗爾有餘響，慣手
結法，每出每奇。

左狄伐晉，卻缺獲
白狄子，初白季使
過冀，見冀缺，稱其

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可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
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
乃所以為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
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於殺其身，意者徒知悔
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
恬愉之地，自有真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
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
猶悔者乎。是則其過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白季舉卻缺 倍公三年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
過營壘則觀兵，過廛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

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
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請用之。臣
聞之，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對曰：舜，極惡，興
禹，云云。文公以為
下軍大夫。

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
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
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
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白季出使而得冀缺於
耕饁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白季，文公之近臣也，
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
麗溢目，麾幢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
氣必揚，下視農夫，露體塗足之勞，將顰蹙嘔噦而不
肯觀矣。况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畝也，前耘後耕，不知
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焚芻闐闐，往來
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白

吾不知白季一句、應前段彼白季云云、而喚起下段前段、起首說觀方、以逼出彼白季句、此段、故用濃縵筆、形容白季貴富田野曠漠之狀、以逼出吾不知句、兩段筆彩殊別、而筆路則同行文、最在逼出巧拙之間、宜注眼於此等、

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鎊萬筮之間、舉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為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白季且何術以觀之也、蓋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以求士為首務、且之所思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疆入疆、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吾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為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為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

假泰對說、明心觀之義、玲瓏透徹、

語帶戲妙、唯以其形、則天子輦上、所見、不勝缺容之多、作論主意、反在末段、無限感慨、古雖君主專制、而

神竭、而所謂真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觀茅容之避雨、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非泰之觀異於眾人、泰求士之心、異於眾人也、過冀缺之耕、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白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眾人、季求士之心、異於眾人也、苟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之茅容、見耕、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冀缺、可耶、吾嘗攷白季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過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過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為己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為憂、至於布衣外

政網不密故處士
自占自由後世則
唯抑罷所以異風
習
後世公卿以塞賢
路為務應之緩者
尚其可者也

左晉陽處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與晉
師夾泚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
吾聞之文不犯順
武不違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遲速唯命不

無責內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白季惟恐不
遇冀缺而冀缺不恐不遇白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
位為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為不遇下求之愈急上
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汚俗之中殆
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真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水而
軍僖公三
十三年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
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
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
何其多變也晉劉琨句繞指之柔忽變而為擊柱之剛緩帶之

然紆我老師費財
亦無益也乃駕以
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
信半涉而薄我悔
敗何及不如紆之
乃退舍陽子宣言
曰楚師遁矣遂歸
楚師亦歸大子商
臣譖子上曰受晉
賂而辟之楚之耻
也罪莫大焉王殺
子上

和忽變而為奮髯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闢推
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
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
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
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
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為陽處父所薄而退
舍加以遁逃之謫為子上者盍思是謫其身之謫乎
其國之謫乎使所謫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
盛德也閔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謫不專及其身而
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為子上者安可
嘿嘿受謫遽帥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為

陽處父無故而逃遁之名

能動敵則同是在兵機不在一水之上鈔錄在傳偶及之

辭令則妙逼左氏抑兵機果何如余未知此計之行否且商臣之暴惡欲譖之豈憂無辭莫須有三字能殺岳

陽處父無故而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之競。天下必以為楚師之真遁，皆將雄晉而雌楚。吾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為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泝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逞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為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為大國退，既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束馬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存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謗，商臣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

公况子上乎

能如此固莫難為然豈可以責子上輩者

不得已以下至襄矣十八字不能解竊以為作不得已而與之校與之校則天下無敵矣十六字其意始明雖僭妄書正之大方

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辱，恂恂愉愉，人百欺之，而不以為忤。在廟堂，在官府，燭奸摘隱，洞見肺肝，凜凜冽冽，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法，非嫌於私已也。一己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挺擊空，適以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損耳。吾從容無為，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眾人以為怯，而君子則以為勇之大也。

東萊先生五傳義

卷五

六

下所揭大要已明故不贅舉

揚用脩曰落筆何等矜貴東萊胸次曠然可想孫執升曰孔門相術自有傳書其流遠矣荀卿不得其傳排之適以助之篇中擡出孔子一步不敢推倒荀卿何況卑冗相術至於似譏似諛如以名理為游戲論小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宣公元年○越椒生而子文

知其滅若敖氏宣公四年伯石生而叔向之母

知其喪羊舌氏昭公十八年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非其敵而訟焉則大者喪其為大矣公卿之於卑隸也巨室之於窶民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卑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門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

術合以滑稽為治法

此篇亦假題論相術其駁荀卿則所以戒世之拘拘論瑣節者特其假得

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忽降尊貶重譎譎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書

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

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何苦與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辨而與我爭

曲直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支分派別相形之術遂蔓延

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

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

巧論得奇，尤足醒人心目。

揭孔子，反映，壓倒荀卿。王聖俞曰：見怪不怪，自是絕異端良法。

斷案明快如日月。

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毋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教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焉而不可縷數，如蝸蟬蛙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二而辨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不能為吾道損一異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辨，無故

然後徐徐一轉，取餘輝照出仙境。鍾伯敬曰：似譏似諷，韻甚趣甚。袁中郎曰：掀翻名理之窟，而妙在遊戲出之，絕無一痕腐氣。孫月峯曰：絕異端以不辯，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末又就相、冷、敲、熱、捧、痛喝一番，奇文妙義，真匪夷所思。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

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耶？吾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顛類堯也，有曰：項類臯陶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殆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躍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

不足與辯之意

題四事皆曆官失誤

借題示教博議之常抑故意假借豈無其弊此篇以管見則文雖佳而其說就閏講道學猶詩家追韻強押恐不免湊合之弊

書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苟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閏三月非禮文公元年○閏不告朔文公六年辰在申

再失閏襄公二十七年火西流司曆過哀公十二年

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月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益彼所謂閏者果何為者耶閏在春則春之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為置之耶及問諸知曆者然後知閏者實

太極二句漢書律曆志之語三統謂天地人子丑寅之叙

莊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篇立意自此點化來樂記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曆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期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曆而追無常之天日踈日遠日舛日差積而至於久將見曆在震而時已夏矣曆在離而時已秋矣此魯曆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曆定曆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為贅物者乃曆數之大本乎因曆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嗤笑以為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為七日

祭統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學記一年云云三年云云五年云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每月記中氣閏則屬主月故無中氣兩辰無專建亦以屬主月閏不為主

之齊終年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為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為贅而損之是至重事恐抑揚之失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齊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齊以學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為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月無專建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如是則人非特以為贅天固以為贅矣曰非也閏者曆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

以轉運四時之差故謂之樞
曆法十九歲七閏為一章盧舜治曰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章統會元運于無窮此曆之大成也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居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為曆官者安可棄而不攷耶天下之理固有手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名說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攷者矣此又非曆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元文公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為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為易鯨能欺四岳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非比屋果智於四岳也

之舉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蓋目而射
聲忍人也。不可立
也。弗聽既又欲立
王子職而黜太子
商臣。冬十月商臣
圍成王。王請食熊
蹯而死。弗聽。王縊。
注：熊掌難熟，冀
久將有外救。
子貢兩觀云云。孔
子家語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戮之于
兩觀之下。子貢進
曰：少正卯魯之聞
人也。云云。

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
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
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
同也。未見汨陳之禍而能察繇之策，則天下皆堯矣。
未見偽辨之隱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
矣。如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
出夏竊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再用，起商辛於牧
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再用，脫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
胥不可再生。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
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
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

以成敗論古是讀
史者之深戒，抑亦
可以為論今者之
戒。凡定見不立，則
以為利害之所使
役，人能不為利害

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為利害之未驗，察言者
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
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
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為利害之所分，則所用
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
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於前，而莫能遁，非難而易
耶？至於利害既驗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
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
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
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
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

所使役則其論始確

反覆辨駁滔滔滾轉一句入題有載奔馬之勢抑冗長喧容之弊則存焉蓋感慨於南宋多子上輩而然也是當以別格看之

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已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已之諫亦不免於失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溺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說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所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己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王之非矣而子上之所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說者實萬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說

唐宣宗久不建東宮宰相崔慎由說建儲宮聞之悅首不復言隋文帝廢太子勇立晉王廣引唐隋二事為證論確而垂戒深矣

討張角者曹操滅盧循者劉裕

則國本不建儲位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說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蹯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為諱如唐宣宗者實子上齒未之言誤之也有以庶孽奪宗如隋文帝者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墜命隕生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蹈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自非梟獍其心者皆知疾趨而避之其禍後世殆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為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為漢禍盧循不足為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為晉禍商臣不足為萬世禍而排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十

結一句竊疑其泛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高臣者乃為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元文公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孔子之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己是安得為周孔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為義帝服非真悲也服帝所以挫羽也劉裕因傾桓元而謀復晉祚非真忠也復晉所以滅元也時無項籍則高帝必不為服義帝之喪時無桓元則劉裕必不倡復晉祚之師其為善

王元美曰伯恭凡喻皆妙此覺稍有未穩反覆之自得

此一篇著眼處人云春秋者誅心之書余於博議亦云爾

果出於己耶因人而有過者猶鑑遇媼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有善者猶木託喬岳而高本非木之高也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為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於温人皆善其尊周也及攷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其意曰周王也晉霸也衛小侯也晉獨朝周而衛不朝晉可乎故朝王之事名為尊周而實則討衛也因討衛而後朝周非因朝周而後討衛也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十

天下滔滔為利祿
拜朝廷為之如何
不可不思也

焦澹園曰尊周攘
夷齊桓晉文皆由
此耳豈但朝王于
溫哉此五霸之所
謂假之也

者果足以為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
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
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周之諸侯苟皆若晉襄
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
臣之朝也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
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挾敬父之孝而辱
人者必反為人所辱挾朝君之忠而陵人者必反為
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春秋觀史不絕書亦昏定
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况甫陟周之庭遽傲然
自足鳴鐘擊鼓峻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
侮哉世有妄人常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

鍾伯敬曰寫呆愚
之狀可發一笑

丘瓊山曰妙解

我常拜父汝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
襄之責衛非此類耶雖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大學
之道也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
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非也觀書要當忘言而得
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
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
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
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黠吏姦
民將與人訟必痛自刻削不入文法鄉閭未有以脩
飾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
嘗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浸入黠

姦有大小而先自
飾則古今同揆

禮記卷之五十一 祭義第十

吏姦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左秋八月大事于

禘太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

○順祀先公

定公八年

大廟躋僖公逆祀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禘爭禘駁郊難社大訴

也於是夏父弗忌

牒也據章守句執文秉法大券契也棟充宇積帙千

為宗伯建其議君

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姦氓斷禮者苟

子以為失禮仲尼

乃禮中之讐敵折言曲辨乃禮中之姦氓斷禮者苟

論臧文仲不仁不

欲隨事而折之隨說而應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

知縱逆祀居其一

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

定公八年陽虎欲

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終必反為所

去三桓冬十月順

困而已矣善聽訟者出於律令質劑之外折以人情

祀先公而祈焉

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詁訓箋釋之外折以

魏禧曰宗伯主躋

禮之議而夫子以

罪文仲故知為相

極難凡人之功罪

皆身與焉

歐洲諸國斷罪以

陪審為重陪審立

於法律外而斷以

其心裁蓋亦推歸

之人情之公也

吾請云云如大將

揭大旆於中軍

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條自源觀派物迴縷解冰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墜筆失簡莫敢支梧苟捨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遂於詁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為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入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為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弟矣尊吾父

東萊先生左氏傳議 卷五

誹謗非忠然比之
諂諛陷惡者則尚
忠矣諂諛之賊國
家害君父其禍莫
大焉故明君立誹
謗之本

僖公閔公庶兄以
弟躐兄語恐偶然
失之
反案激蕩却是平

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忠矣不弟大
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
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為人子無故而納父於大
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也寢
與廟一制也宴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
諂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
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躐兄以
臣躐君則謗讟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
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
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為
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

平人情抑世概不
好平平人情蓋有
所蔽而然

情陽貨配以唐強
藩掉尾揚揚風彩
動人
定公八年陽虎盜
寶玉大弓

左逆婦姜于齊卿
不行非禮也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

父之讐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躋僖公
於閔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蹙然不寧日
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
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誤迄莫
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貨之手是可羞也噫唐
不能還魏徵之宅反使強藩請之魯不能序僖公之
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尚為有人乎吾以為魯失寶玉
大弓之辱未如順祀之為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文公四年○襄仲殺惡及視立宣

公出姜歸齊文公八年

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急士吾

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凶。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惡視之母也。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為士者。身處於籩豆絃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責之詳。宜犯義者。責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是

巨屨小屨。異賈。是不同之。所以為同也。所謂稱物平施者。實天地間自然之權衡。

上段就身分而說。權衡以發此段。心身之權衡。西洋治罪以陪審。亦唯付權衡於公論。而稱身心輕重而已。所謂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者。孟子

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蔑棄義法而不顧。必不敢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也。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眾人以為大而君子以為小者。必身過也。有眾人以為小而君子以為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逆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眾人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讐者。其所謂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夜與禮俱。

然呂公亦然西洋法律亦然

孔子欲存告朔之餼羊者意不在乎餼羊而在乎其心世事風習轉換之際不可不深慮深戒也

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恥也胡人不能漁非恥也在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而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夷齊之里而為盜者真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於心

急進改革可喜也然而卒然一變可不變者亦皆發毀歸厚之意掃蕩不存滔滔驅入輕薄風俗所以日頹亦唯因人心之變動憂世者豈所可忽也哉

左楚成大心帥師滅六公子燹滅蓼滅文仲聞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者以其冒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譴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讐魯耶

楚滅六蓼五年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休若樗若櫟必不為之什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為之歎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為之憂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

臧文仲為孔子所
毀亦其人畢竟君
子之黨故憂世感
時自非膚淺者所
及呂公所以有此
篇
楚人滅江以下反

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束
脩之問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况
六與蓼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
及其存與亾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
滅蹙頰深憂且遠傷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
其關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頤困阨則惻怛流涕
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塗人之子則是心藐焉必
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沒下
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初不
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亾憫
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

覆詰難至此徐應
起處說其所以深
為類以同時之四
凶證之文字曲折
有情有景

同者移千歲於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為千歲臯陶
之所與同朝者曰其曰鯀曰兜曰苗禮貌非不相際
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沮
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
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其鯀兜苗之心其視臯陶
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
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
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
者故臯陶近不與其鯀兜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
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
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

博議文法亦自此
理來

書經益稷曰、乃賡載歌曰、云云注、賡續也、載成也、

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踈而心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歎憫惜、不能自己、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左秦伯任好卒、以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六年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

朱文公曰、康公從父之亂命、其罪有所歸矣、案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議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辭者、為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己、視己如人、君欲以他人為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為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

至穆公遂用百七
十七人而三良與
焉蓋其初特出於
戎翟之俗習以為
常則雖以穆公之
賢而不免其後始
皇之葬後宮皆令
從死工匠生閉墓
中尚何怪哉

自首翻案攻擊理
正而論奇無一筆
懈怠作論文宜如
是

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
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
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
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
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
子果不置一身之嫌於胸中。則論已事如論人事。居
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
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
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其指之為忘身。
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
不能忘身。則諾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為

拈厚薄字。就尋常
人人皆知之事。比
較說出公理。前段
不能忘其身之義。
更明白。末拗一筆。
反擊慧心妙腕。誰
櫻其鋒。

左秋季文子將聘
於晉。使求遭喪之
禮以行。其人曰。將
焉用之。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

不然。為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為身計者。厚其身者也。
三子若為君計。必思殉葬為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
不自惜。豈不為吾君惜乎。惟其專為身計。而不為君
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
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不寅耳。彼君之責。吾何
罪。有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計者。則三子之
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六年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
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
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

也求而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八月乙
亥晉襄公卒

以盡不盡對說解
備之難易亦是孫
子為不可勝之意
而說人世常狀最
親切可味

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
三焉所備者不為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
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
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
此世所以其憂為備之難也然為備而不盡則難為
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
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隄右防朝戒暮警
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
矣為備之難也是非為備之難也為備不盡之難也
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
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

楠公千早章孝寬
玉壁如此治國家
善如二公之守城
孰悔之

常疥名

眾人皆醉我獨醒
非醒不醉而已宣
公十二年邲之戰
晉軍皆潰上軍獨
不敗以士季備之
也

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終無所發之地矣
是故君子之為備也人以為無我以為有人以為後
我以為先蚤正素定使胸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
接此來則以此應彼來則以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
理吾是以知為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
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
賄之儀耳張檀展常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
遭喪之事眾人以為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魯使
如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
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為時無止變無常牆
數年而一頽固有適遇其頽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

就文子意中構成樓閣亦是校獵手段其實蓋文子豫聞襄公有疾而然

精審即盡之工夫

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扣○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爲○如○何○其○顛○錯○爲○如○何○及○是○時○回○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爲○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

是蓋責文子平生不講禮抑立言過高覺有未說盡者

遭他人之喪耳倘如子路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爲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爲異也異聘於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爲一本貫生死爲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文公六年○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公七年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哀公五年

哀公六年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上全

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

左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云云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使
殺諸鄆七年秦康
公送公子雍于晉
多與之徒衛穆嬴
日抱太子以啼于
朝曰先君何罪其
嗣亦何罪云云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偏乃背
先蔑而立靈公以
禦秦師
哀公五年齊鬻奴
之子荼嬖諸大夫
恐其為太子云云
景公疾使國惠子

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衆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誓天之浸。而不能遏。畎澮之流。掃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緼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冢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奕棋。其為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已也。

高昭子立荼。秋。公卒。公子鉏陽生來奔。陳乞欺高國與諸大夫。遂逐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偽獻馬於季孫。夜至於齊。冬十月。立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謂荼悼公稽首云云。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悼公陽生也。僖子曰。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

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過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誤。以為公。一言一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尚存。雖一國銳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槩如臥薄冰。不畏秦師之銳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

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

公私難易四字一篇眼目

前段說晉國結以惡出於公易奪此段說陳乞宜亦結以惡出於私難爭而不然再拈晉國與陳乞對較結以

以齊國有憂少君不可訪為名自閏於晉人之義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以為篡齊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為私焉偽參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習馬而出魯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為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饋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為者其擅置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乞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聞鮑牧至公之義邈然如風之歷耳蓋乞之心自絕

蓋乞之心云云齊整中變化文不板而見主意在陳乞

呂公蓋感慨於當時姦臣之難爭筆端有餘憤

左晉蒐于夷舍二

軍使狐射姑賈季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

於義久矣政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概其心况一鮑牧哉大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搖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檉蟠根繞蔓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而不能願受一人之私讐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六年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

蕙于董易中軍陽子成李翹襄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為元帥賈李怨易其班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鞠居賈李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蕙賈李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夫子禮於賈李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

惡也是其為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猶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閔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蒐於董奪賈李之位以畀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存公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

可乎云云親扞之送致諸竟

呂公論常說入其心斷心之邪正在分析其公私此篇首段先揭其規則而就盾實事析之

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疎絕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譴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為處父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盾既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既殺陽處父

然字以上說前段
末示公避謗之意
以下更進一層說
公中之私論甚深
刺似讀韓非子

舞文巧詆然其證
明白盾亦不能辯

此時史駢從黨言
則賈季必為楚巫

臣晉禍不可測也

公私之間鎖以機
字

三國志鄧艾自陰
平入江油趨成都
也續不進艾欲斬
續既而捨之故鍾
會之變艾出檻車
權遣續襲之
所謂邱書燕說

此唯就前節末善
惡邪正生一枝葉
於全文泛然其說

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
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乎其私於我也處父之死
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為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
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
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
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史駢史駢
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與駢盡殺賈氏以逞
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
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
之情可見矣若史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
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

私怨其機可謂險矣史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
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境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
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
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鄧
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
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
之是全賈季者雖史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
之惡而駢誤以為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為正人之
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
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
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

亦頗幾無差別

左宋成公卒六卿

皆公族也昭公將

去羣公子樂豫曰

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

本根無所庇蔭親

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不聽穆

襄之族率國人以

攻公六卿和公室

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印印昭公弟

也突起以抑字挫折

邪也之言也之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七年

見怒於人爲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爲吾

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

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

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

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爲私

雖有正論亦視以爲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

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

者尤不可解况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况於自辨

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

如書家藏鋒文字

取勢多在于此

尋常人情描出如

畫以逼出樂豫之

超凡

其疑怒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念一詰而生百猜辭多

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

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離家其見殺者

非讐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讐也裸裎而投虎穴其

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

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

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

子其志銳甚吾意爲羣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

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疊疊力進諫而止之意

者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

之地可以肆言而无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

伊尹幽太甲而滿

朝不疑郭子儀功

名蓋世而猜忌主

不疑皆能使入忘

者也蓋才德兼備
有不可忘之名望
而能使人忘然後
可以濟世如延陵
季子張子房李鄴
侯亦此類也

莊子云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抑使不忘之昭

公能忘豫之賢不
可及也已

詩商頌之綴旒謂
為下國表章而後
世轉用謂飄揚無
寧處如旌旗之旒

櫻鱗見韓非說難

之裔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群公子之數不以
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
而不以為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
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竊意豫
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
心布褐身鐘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豫固
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
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
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
豈自知身之為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為公子雖昭
公亦豈知豫之為公子哉儻豫自知為公子則嫌心

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為公子則忿心生而不
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
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
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羣公子之亂刀交
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
昇昭公之弟印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
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
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
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櫻鱗之危終不以
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
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邱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五

左晉使先蔑士會
如秦逆公子雍既
而立靈公先蔑奔
秦士會從之士會
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先蔑其人口能
以人於國不能見
於此焉用之士李
士會曰吾與之同
罪非義之也將何
見焉及歸遂不見
魏禧曰凡君死
主幼大臣易於
爭權爭權必始

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文公七年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
鮪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
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
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
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
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
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
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
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

於持異議况廢
立未定尤禍本
所伏當國者宜
十分著意
一何耶生下三是
宜
小人親交情狀抉
摘逼真
竇灌淮衡皆漢武
帝時事

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
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
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
同怨相遇必相親以致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
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
意哉非咎人則訾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
以怨濟怨以忿濟忿交日深而惡日長矣其所以易
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竇嬰灌夫父子歡於廢退之
時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其終之為如何耶
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
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五

患難之際，不變其常，非眼明識定者，則不能工夫全在平生培養。

以三是宜隨會云

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人共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歛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

云答首段詰問，而不別總結，忽揭或曰字，辨明一四引羣盜五君之證，付隨會以君子之公心，更即公心一轉，責備作法迂餘不迫，有彩鷁下大江之趣。

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羣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

東坡先生左印
卷五
三十一

論洵精微矣然士會之巉然壁立不近歲其故必有史不及錄者

不留一滲漏所謂容光必照者

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踈豈以秦晉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公孫教

穆伯取己氏文公七年○穆伯以幣奔莒文公八年穆

伯歸魯復適莒文公十四年齊人歸公孫喪聲

已不視文公十五年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

仲聘焉冬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教及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牙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魯人立文伯十四年求復襄仲使無朝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

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雎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未嘗不脩怨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

立惠叔穆伯請重
賂以求復惠叔以
為請將來卒于齊
惠叔以為請取而
殞之聲已不視惟
堂而哭襄仲欲勿
哭惠伯曰史佚有
言曰兄弟致美救
乏賀善乎災祭敬
喪哀子無失道何
怨於人襄仲說帥
兄弟以哭之
襄仲教從父昆
弟惠伯叔牙孫
襄公不足論呂公
假示天葬之深

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兩暘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曰：雨曰暘，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雨暘，自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耶？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

李衷一曰：提出天合，覺恩怨皆有所不受。
茅鹿門曰：以弟待象，數語較孟夫子之論更為精透。

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特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攸用。

揚用修曰：喙，鳥喙也。鳥喙長則不能鳴。莊子：徐無鬼。仲尼曰：丘願有喙三尺，蓋不欲有言也。非為其能言也。白恭誤矣。素案：林雲銘尚解為能言之義。鳥如鶴，長喙善鳴。莊子：文義須存兩說。用修自是矣。則陋。

左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

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文公七年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廢跖貪，區別彙分，本無

東萊先生左傳博議 卷五

賈季曰趙表趙盾
孰賢對曰趙表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
日之日也

疑自畏忌生畏忌
自燭理之不明而
私心之彭張來此
篇為賈季而實為
世之猜疑者

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鈞視堯如桀視
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
內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
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
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
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
不聞言發於仇讐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
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
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
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雖其辭
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况所

古人云交絕不出
惡聲冬夏之喻言
淺而意深如賈季
者可以為絕交者
之標準

堯幽囚舜野死之
說出史通堯遊于
康衢聽童謠

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
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耶
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為可畏耶
抑以盾之虐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
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間
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
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
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非似也真
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
幽囚野死之謫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
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

東萊先生左傳博議 卷五

東萊先生注左傳
卷五

孔子主難疽瘠環
出孟子萬章上篇

以人不疑之堯舜
仲尼證人皆疑之
賈季不可疑以秦
漢戰國之心隱然
證後世好毀自便
之心萬人瞠若誰
容喙

瘠環之謫不出於洙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末蓋以
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
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
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
家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
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
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
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
敢使季責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
對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
而不以盾使之季子亦為晉言之而不為盾言之烏

引馬援忽見疑擬
議非倫細味之則
全篇為生精彩

今人不可信然心
未古而遽疑今人
今人亦不得不疑
今入疑疑相待百
怪橫生為輕薄世
界嗚呼無好人三
字誠今古小人之
賊者也哉

左晉卻缺言於趙
宣子曰日衛不睦

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
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為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
欲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
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
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
細謹之不可欺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
者所以使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
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將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
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公七年 ○晉歸衛田

文公八年

東萊先生注左傳
卷五

東坡先生此
言

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采、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夏書曰、今大禹謨九歌九功六府三事云云、宣子說、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為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效愈疎、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訕侮、以為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盃、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讐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

以封之、今并還衛也、
折檻前漢朱雲、
丹墀杜預表曰、珥華丹墀、必有謬譎、
匪躬之節、免冠戰國策、免冠徒跣、以頭搶地、還笏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致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邂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為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卻缺為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為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說、客摺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為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為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遊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利害、是同遊乎是非之內者也、

東坡先生此言
卷五
三十六

東坡先生此言
綽約容與云云是
進說妙處古今唯
張子房最得此術
取緩急二字層層
對說至此專說緩
之妙用

晉既以壤地為急為衛請者復以壤地為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卻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禹之樂不若禹自歌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卻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

一念之間春亦秋
秋亦春

左宋襄夫人殺昭
公之黨司城蕩意
諸來奔效節於府
人而出魯文公復
之十六年昭公無
道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夫人夫人將
使公田孟諸而殺

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敘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為新在晚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文公八年 ○宋襄夫人殺昭

文公十年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

東萊先生... 卷五

之公知之、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夫人使帥甸政而殺公、意諸死之、品題之高下云云、王元美曰、你如是觀、方不愧于論古起一段、論理精明、筆力遒勁、可為後學之法、

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

極力模寫以發揚意諸之節、發揚之即所以為後段抑勒之地、

凌以棟曰、表明備責之意、乃見深文之非苛也、

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蹠踵相躡、至於安受昭公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為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

東萊先生... 卷五

孫月峰曰譽自譽責自責了不相借

以濡滯而誤事身死而無益者古今往往有之假意諸論發極痛快然是不可為暴斷者說也其父云云在文公十六年傳

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弒而始死死何補也夫亂機之將兆弒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耻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耻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

鍾伯敬曰痛責之不如冷愧之動人良心也

左夷之蒐普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

無限感慨當時尤
大者有岳飛曲端
有胡澹菴朱元晦
其多紛紛不勝不
幸之禍

吾字疑可作其

待人論人之列前
篇詳明此篇論後

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
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如。
憲。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隕。絕。忿。慾。橫。流。以。私。讐。公。以。
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
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
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
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
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
者。則。吹。毛。求。疵。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
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
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

人吹求之非所以
救前篇之弊

所以深為左氏惜
之句前後響應中
間骨節處處提擲
不放下一筆

爭官相殺春秋最
盛而晉又最多是
亦一時習尚猶近
日歐洲諸國暗殺
之流行

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
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
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
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
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
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
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眾仇
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
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
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
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五

覆出為惡詩小雅
兩無正篇之語

文公六年晉蒐于
夷舍二軍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
改蒐于董易中軍
上趙盾

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
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
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
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
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
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
屑然若為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為
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
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
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
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

假類似之陽處父
辨析公私之際文
氣一轉大生精彩

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
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
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
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
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
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
實則胡越焉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九年文公

左范山言於楚子
曰晉君少不在諸
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
鄭鄭及楚平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
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
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五

張之五

四十一

且抑且折蓄勢深故發揚雲起不可當冬之閉凍堅而春之發生盛可以評此段

袁中郎曰觀其雋

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既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

秀處直擬歐蘇之上

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嘈嘈噓噓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不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哉其言堅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篲奉轡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

遠近之解唯在一蔽字孔子所謂六

言六蔽孟子所謂

諛辭知其所蔽是

蔽字出處而立言

自大學傳八章來

東坡先生詩傳

卷五

四十二

傳曰辟焉辟即蔽也

王元美曰東萊文字妙處在必窮其源

鍾伯敬曰構思深細人服其論理下筆疎宕吾賞其多姿

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為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為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為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及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

觀神心據形迹據而不據故敵不能欺名將妙用蓋如此而已

左楚范巫番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

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枵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

楚范巫番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鬪棊之

陳涉世家

史記小君及變

死不及止子西子西
西縊而縣絕王使
適至遂止之使為
商公又與子家謀
弑穆王穆王聞之
五月殺鬬宜申及
仲歸
正義曰強健也
無病而死謂被
殺也宜申子西
原本行旁無一字
例言云評注悉標
關外不亂原本然
前後往往書行間
是不得已而然幸
怨之

誕不終朝而胙土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偽也天下
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
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太過
巫覡之說怪偽之尤者也楚巫鬻似謂成王子玉子
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
王汲汲赦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
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
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
溺愛奪嫡取熊蹯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
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子立顧影猶存是宜朝警夕
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

首一段意義讀至
結末頗覺不通暢
若削之自巫覡之
說云云讀起則一
篇轉折分明敢錄
疑乞教
撇上開下大轉換
孟子注有又通
李白詩曰沈魂北
羅鄴注福地內經
曰玉京之下乃崑
崙北都羅鄴玉格
曰羅鄴山在北方
癸地是為六天鬼

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
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
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
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為消長無惑
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
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官金地之說未必真有
要可以引人為善鄴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
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負於天下耶抑
不知牆之始築有一畝之虛則其頽敗必見於風雨

東漢魏晉書

卷五

神之言人死皆至其中
學者本領固如此
獨以古今計算比較
能有此本領者
果幾許然則禍福
姑息之說不存則
唯有為惡而已惑
焉則不可而陰助
教化之說未可猝
廢也

以下更進一步就
上段子西忽所信
之意明怪偽之不
足使人久信

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渝毀必見於事變
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
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
心本無恃暫為禍福虛說之所誑脅爾他日復為利
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
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
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
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番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
何蔑棄而不顧則說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
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其始之執固可
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

不可攻而不可缺
備也

左楚子伐宋宋道
楚子勞且聽命遂
道以田孟諸文之
無畏為左司馬命
夙駕載燧宋公違
命無畏扶其僕以
狗或謂子舟曰國
君不可戮也子舟
曰當官而行何疆
之有敢愛死乱官
乎十四年楚子使
申舟聘於齊曰無

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
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文公十年○宋殺申舟宣公十四年

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
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
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
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
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疆中乾者
濫得騏驎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驎之足
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

東陳純生左氏專義

卷之五

四十五

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孽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殺之

幸矣臨刃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內未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遠巡卻走之不暇况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

王聖俞曰小人虛驕情狀無不寫出

忽引證發借字波瀾異樣
沒太子之車漢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間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以勁直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按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日遣使過

項... 卷之... 十...

源頭一句、漲流千
里、至此奔騰入海、
名果不可以幸取
也哉、

幸字、一篇眼目、中
間借字、結尾挾字

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
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
之偽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縮惶惑、言於楚子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至於
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
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為
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
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蹙者命在杖、失杖
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
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
城之境、宋人豈懼失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

是其爪牙、

左鄭瞞侵齊遂伐
我冬十月、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初
宋武公之世、鄭瞞
伐宋、司徒皇父敗
狄于長丘、獲長狄
緣斯、晉之滅潞也、
獲僑如之弟焚如、
齊襄公之二年、鄭
瞞伐齊、齊王子成
父獲其弟榮如、衛
人獲其弟簡如、
鄭瞞由是遂亡、
起一段、焦澹園曰、

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文公十一年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

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

一機、坏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

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豐、而庫、遇山林則毛

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怨、是故鷓鴣

不以大自夸、蜩鷓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長自喜、螻

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已得罪於

鑪錘、况敢恃之為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

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

廉... 卷之... 十...

卷之...

東坡先生詩集卷五

似子非子，別饒萬
永之味。

遇川澤云云，是周
禮大司徒辨五地
之物生中，舉其四
黑而津，注津潤也
其民黑色而津潤
也，豐而庫，豐肉而
短庫也。

衣不勝禮，記檀弓
趙文子之事，貌不
稱，史記評張良，形
不長，唐裴度。

而專伐蔡之勛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虺弱么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綠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一出而斃於長丘，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羶毳，甘其湏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縱使蟲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

恃貴恃財，恃色恃
才，是亦一長狄也
哉。

長狄所謂以心為
形役者，欲說入心
裏，先取形殺住。

一峯高秀，乎雲表，
遠翠欲滴。

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泰華，埤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貌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不能自己也。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翼，徽柔懿恭，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東坡先生詩集卷五

康... 卷五

左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對曰云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名實與人情對說人情以入題名實以暗立末段之案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公十二年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夫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哀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崇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情容鐫譙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劍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為諸華者猶且下視之况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罽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范獻子有歸費之辱徐容居有進舍之辱齊慶封有茅鷓之辱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哉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為嘲伺其辭令之舛差以為哂今術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烏鳶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粵之無罽燕之無函秦之無廬胡之無弓車非無也夫人而能為也魯有雉門兩觀孫文子事見襄公七年范獻子事見昭公二十一年慶封事見襄公二十八年徐人容居事見禮記檀弓下篇然獻子容居事皆未見為辱且容居非使魯頗可疑或偶然縱筆未及檢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粵之無罽燕之無函秦之無廬胡之無弓車非無也夫人而能為也魯有雉門兩觀孫文子事見襄公七年范獻子事見昭公二十一年慶封事見襄公二十八年徐人容居事見禮記檀弓下篇然獻子容居事皆未見為辱且容居非使魯頗可疑或偶然縱筆未及檢

魯人之意表始以為烏鳶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

東... 卷五

東坡先生此所博議

正者乎

今乃為梧楨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辯而先得辯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

鄭璞見戰國策秦策下應侯語

取首段線路出題外

進一層自譬喻引入正意而一句反結且慧且敏

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文公十年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

山不狃哀公八年

左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史駢必實為此謀趙有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預數羸項韓

棘棘先注左氏轉議

卷五

五十

側室、曰穿、晉君之
壻也、有寵而弱、不
在軍事、好勇而狂、
且惡史駢之佐上
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云云
左吳為邾故、將伐
魯、問於叔孫輒、叔
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
志焉、退而告公山
不狃、公山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
適讐國、未臣、而有
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今子以小惡

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闕
而羣策蜂起、隨諷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
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
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
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
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
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而為秦謀、晉說者祇
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而不為吳謀、
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
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
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

而欲覆宗國、不亦
難乎、王問於子洩、
不狃對曰、魯齊晉
之質、質止齒寒、不
殺何為、三月、吳伐
我、子洩率、故道險
從武城、

自上文告往知來
及可為吾身無窮
之用之語、展拓來
疊無數、是以知宗
有層嶂競秀之勢、

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
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為吾身無窮之用
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是以知素
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
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
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
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
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
則不狃將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己者必長其善
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為君子、不狃為小人、以
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狃為君子、吾是以知論人

康疎先生注左氏傳議
卷之五
五十一

更下抑字，描二巨峰，諸篇中別為一奇格。

其言云云，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趙孟答楚子木之語。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禮記檀

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
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
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知者也。其意
以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
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
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
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人則以直為直，在君父則
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
資寇讐，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
反葬之義，先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故其視父母

引，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及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言：狐死正丘首，仁也。

上惜隨會，下咎不狃，推究精到，不放一步，文字無滲漏。

之國，忽然無情，意在為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
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
國，藹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
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閒，若格之以吾聖人之
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狃對叔
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帥，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
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
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
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
身為吳帥，而心為魯用，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門之
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五 卷之五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五

末一段疊三此字
天外三峰遠勢殊
妙

左晉人患秦之用
士會也乃使魏壽
餘偽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帑於
晉使夜逸請自歸
于秦秦伯許之履

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
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
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聞見層出眾理輻湊此陳
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
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也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文公十三年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又在頭目
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
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
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

士會之足於朝秦
伯師于河西魏人
在東壽餘曰請東
人之能與夫二三
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使士會士會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
背其言臣死妻子
為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
背其言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
既濟魏人謀而還
秦人歸其帑
自上段忍棄轉來
曰嗚呼云云曰雖

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
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
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行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
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
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
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
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
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
知歸也為身謀則工為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
重之間矣雖然為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
為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温嶠為王敦所留敦遣歸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五

然云云余未能解
文理恐此篇亦未
經改訂者

雖然以下因論隨
會而舉温嶠明信
義之意則分明然

建業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
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以詐秦伯
也會為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為國謀獨不可
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
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
宣景而下實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
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
不義自處况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
因君父之難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
君父而生是亦君父之詐也免君父于難而納君父
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

首段之意果無沮
溢乎余已不能解
而其所論之理亦
窮之則陷尾生之
信與呂公前斥宋
襄而以子魚之論
兵為善學文王者
活潑之談自相矛
盾是最可疑其或
有慨於南宋人姑
息譎詐招曲於敵
而然也歟

莊子儒者冠國冠
者知天道園圓同

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
是亡晉者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雖幸存社稷
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温
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為君
父在難若可圖全詎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為
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
至於君父在難則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
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
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
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温嶠之事吾恐意在
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十
世君

事在前篇關上
起四句大雅抑篇

千古忠言不納之
理說破無餘蘊

世君子而事不奉而辭其大始備之以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文公十三年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
人之難也我以為羊腸而彼方以為衢道我以為烏
喙而彼方以為稻粱主涇賓渭分驚背馳奚適而能
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
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遽攻愈力閉愈堅叩
愈煩應愈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
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
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
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

秋波一注無誠也
而萬人皆動觸切
者也貝錦萋斐無
誠也而英雄亦感
觸切者也酒與財
固此無機而能惑
人亦唯觸切者而
已呂公示人親切
之處讀者不可匆
匆看過

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壙鳥思林
魚思淵蹙閔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
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烏交踵接閱策已通庸非
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
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文公十年職相感以
扶而商人戕蓄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史記魏世家一肘而智
伯滅慮患之切者也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
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為蓄德移慮患為慮
善移謀歸為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
閒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
道之門也自孔孟而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十
世君

呂公性下急一日
誦躬自厚而薄責
人之語平時念懷
忽求釋宜哉說感
發轉移之機親切
透徹

所謂每下愈况者

下蓋數千年于此矣學者概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為
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亾孔孟
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
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
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
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咸喻
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墨肆市
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
皆妙用而吾自不觀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
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歎噫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
耶

趙盾納捷菑於邾文公十四年

左晉趙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纓且長宣子
曰辭順而非從不
祥乃還

辭唯五字而其
要唯二字曰齊
曰長絕妙辭令
簡之又簡者然
非宣子則不通
又非此時則不
行善知時與人
則辭令之妙在
簡會有感焉漫

物固有不_レ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
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
鬪鬪陵奪無以自立于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
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
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
存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遇
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
師納捷菑於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
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
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

評邾人

此篇迂餘曲折雖用常起法而自為一體畢竟借趙盾教學者其主意唯八字曰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說得異樣風致學文者脩身者共宜玩味

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遇過之尚淺者盡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遇過之既深者盡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愆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與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

醫為病二句庸言妙話

極力張皇形改過之勇

戲括魯武公之二子周宣王擯兄括立弟戲魯亂自此起事在國語周上節節發揚盾改過之美便所以鼓舞學者

不必醫無過則不必論醫為病設論為過設使盾審之於初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况盾以盟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于蕞爾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饋屣屣之耗侯甸男邦之訾勇於徙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辨乎戲之代括突之攘忽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亾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盾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

學記、申其佔畢、注
佔、視也、簡、謂之畢、
不曉文、故但吟誦、
所視簡之文、
水邊揚柳、婀娜搖
曳、如結如解、妙不
可言、然亦自起首
以下、節節、闕鎖之
密來、

左周公將與王孫

子蠡起、終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極淳于髡之
徒、皆親嘗為、孟子之所折、壘摧陣、歟矣、終不肯幡然
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
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于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
肯棄、况輿師之衆、征伐之重、乎、獎盾之義、宜吾之不
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
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
兩端而已、盾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
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
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於晉
文公十四年

蘇訟于晉、王叛王
孫蘇而使尹氏與
聃啓訟周公于晉、
趙宣子平王室而
復之、

國權立不立、方今
歐米間大關係、讀
者宜注目、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
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
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麾之不能去
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
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
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近
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倔強于酒池肉林間、直
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
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也、周道既降、
孱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匡王之世、
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

汪伯玉曰警策
凡砌也又堂廉曰
凡

南宋之勢非有桀
紂之主其有可振
之權非如周室之
衰而委靡卑屈自
招困辱其弊駸駸
將踏匡王之覆轍
呂公何得不憂憤

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
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塔祀之訟則國之置
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質成於周議者尚
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
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
使人于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
哀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子奪以為輕重
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
也周之頹敝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
心不及於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
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內凶虐尚能

唐荆川曰推勘精
確

喻之病紂若瘋顛
人匡王若肺癆者
孟子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

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
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培克雖欲殘酷誰受其
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
強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
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
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
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
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
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
乎至於匡王枵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
不在已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債之商猶有復起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王濟之曰、非東萊
膽識不能發如此
議論

未敢信
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
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

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
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
未敢信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五終

